

# 不吵不闹不哄,原来他心中有个“秘密”

## A 家里有个影子

我跟沈默结婚六年,日子过得说不上坏,但也说不上好。家里像是多了个影子,无声无息,时隐时现。

他不是坏人,工资卡在我手里,下了班哪儿也不去,就在书房里对着电脑。不抽烟不喝酒,周末也能带着孩子去楼下溜达一圈。这个人真真切切地活在我身边吗?我有时一整晚都听不到他说一句话。

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那永远慢半拍的性子。上个月厨房水龙头漏水,我跟他说了不下五回。第一天,他去看,说“是有点漏”。第二天,那滩水还在原地,他绕着走。第三天,水渍已经发黄,我拿了块抹布蹲在地上擦,他从旁边过去,连问都没问一句。我蹲在那里,手上沾满脏水,心里的火一股一股地往上顶。第四天早上我终于“炸了”,站在他书房门口大声吼叫,声音大得楼下都能听见。他这才放下鼠标,去找了扳手。

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家里什么东西坏了、脏了、用完了,好像都和他没有关系。大到换灯泡,小到扔垃圾,每一件事都得催。催一遍不好使,得催两三遍,催到最后我吼起来,他才慢吞吞地动。吼完了,我也不解气,两个人各坐沙发一头,看电视看到半夜,然后上床睡觉。第二天起来,两人该做什么做什么,好像昨天什么也没发生。

婆婆跟我说,他从小就这样。公公走得早,她一个人把他拉扯大,家里条件不好,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也不说,回来就一个人呆着。婆婆骂他,他也不顶嘴,就听着。

## 讲述您的故事 倾听您的心声

记者电话:  
18164142920



江晚和沈默结婚六年。沈默用不抽烟不喝酒的“好”,把江晚困在一个人的婚姻里。她哭,他躲;她说,他沉默。直到江晚拿着离婚协议书站在沈默面前,沈默才终于开口,说了这六年最长的一段话……

倾诉:江晚  
性别:女  
年龄:35岁  
学历:本科  
职业:公司职员  
采写:记者黄兰芬  
时间:4月26日

## B 我哭给他看,他转身走开

我是那种不会撒娇的女人。不高兴了就忍着,实在忍不住了就哭。可是哭,在他面前没有用。

去年年底,我在单位受了委屈。一个项目我跟了大半年,最后功劳全被组长抢走了。那天回来,我整个人都是“散的”。进门看见鞋柜上孩子脱的一只袜子,茶几上头一天吃剩的瓜子壳还堆在那。火一下子就上来了,但我没找沈默吵架。我当时突然觉得特别累,累得撑不住,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掉眼泪。

沈默正好从书房出来倒水,看见我哭,愣了一下。我就那么低着头,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,心想他应该过来问一句。结果他端着杯子,站了几秒钟,转身又回了书房。

那个转身干脆利落,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脚步声越来越远,书房门咔嚓一声关上了。我所有的委屈都堵在胸口,单位的、

家里的、他的,堵得我喘不上气。我哭出了声,不是号啕大哭,是压着嗓子,控制不住地从喉咙里往外挤。他肯定听见了,但他没有出来。

那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。不是赌气,是不想看见他。半夜醒了一次,发现身上多了床被子。这床被子让我更加难受。说他不关心我吧,他还知道给你盖被子。说他关心我吧,他宁愿偷偷摸摸给我盖床被子,也不愿意在我哭的时候过来问候一声。

那之后,我提过一次离婚。他总算有了反应,坐在那里想了半天,问了我一句,能不能不离。我说:“不离也行,你告诉我,你到底是看不见我难过,还是看见了不想管。”他低着头,说了句: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”就这一句,说了跟没说一样。我又问他:“你连问一句‘你怎么了’都不会吗?”他就不吭声了,好像那句话要花掉他全身的力气。

## 记者手记

## 以“好”为名的情感围城

沈默不抽烟、不喝酒、工资上交、下班回家,简直是世俗眼光中的“好先生”。可江晚却在这样的“好”里,活成了一座孤岛。她的痛苦,指向了婚姻里一个隐秘的伤口,情感回应的缺失,有时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绝望。

沈默的沉默,并非一种恶意的冷暴力,而是“情感失能”。他像个影子,人在场,心却像被层层包裹。妻子哭泣时,他本能的反应是躲开,因为他童年时期习得的经验告诉他,眼泪意味着被骂、被迁怒。他不是不想管,而是他的情感工具箱里,根本没

有“安慰”和“共情”这项工具,只有一个笨办法“等气消了就好”。他把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,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自己新的家庭里,用沉默筑起了一道防御工事,也将爱人隔绝在外。

在这段关系中,江晚感受到的是一种“存在性孤独”。水龙头坏了,他看不见;妻子哭了,他听不见;家里的一切,似乎都和他无关。这种“什么都不做”,让江晚所有的情绪宣泄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,得不到任何回响。

沈默的长篇剖白,让江晚明白,

他的“不会”不是“不爱”,而是一种需要被理解的障碍。然而,理解归理解,婚姻经营却是另一条漫漫长途。

这段婚姻的出路,不在于江晚的继续忍耐,而在于沈默能否学会一门新的“语言”,表达爱的语言。他需要意识到,婚姻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共处,更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。一次主动的问候、一个及时的拥抱,比交给妻子一张工资卡更能证明“在乎”。他要主动去学习如何经营好婚姻。因为,当一个女人连架都懒得吵时,是婚姻走到尽头了。

## C 面对离婚协议书 他说出了心里话

后来我就不怎么跟他吵了,因为吵不动了。

同事老周说我变了,以前还爱说爱笑,现在坐那里半天不出声。我想了想,好像确实如此。我不光不跟他吵,跟谁都不太想说话。有一天突然觉得害怕,我才三十五岁,怎么就活成了这个样子。再过二十年,我们俩坐在一间屋子里,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,那还叫过日子吗。

我找人拟了份离婚协议。财产好分,孩子的事情不好办,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我想的是,与其让孩子在一个冷冰冰的家里长大,不如我自己带,起码还能给他一个正常的、有人说话的家。

那天晚上孩子送到奶奶家去了,我把协议书拍在茶几上。他坐在沙发上,低头看着那份协议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,看了很久。我还以为他又要用沉默对付过去,但这一次他没有。

他开口的时候,声音有些发干,不太一样。他说:“江晚,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别没意思?”我没回答。他又说:“我知道你想离,从你第一次提我就知道,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他搓了搓脸,坐直了一点,接着说:“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什么吗?我最怕我妈哭。她一哭就骂我,骂我没用,骂我爸死得早,骂我是拖油瓶。后来她一哭我就躲出去,躲到听不见为止。我不是不想管,我是怕,我怕我一过去,你也会那样骂我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接着说:“我没用,我知道。你哭的时候,我心里也急,但我不知道手往哪里放,不知道说什么,我怕说错了你更生气。我就想,等你气消了就好了。我知道这样不对,但我习惯了,从十几岁起就这么过来的。”

他说完这段话,声音已经有些发哑。房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,能听见楼上哪家在放电视,闷闷地响。

我坐在他对面,看着茶几上那份协议书。他说的那些,我不能说完全理解,但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:他不是不在乎,他是真的不会。就像有人天生不会游泳一样,他在感情这件事上,从十几岁就被教会了一个笨办法,那就是躲开。

沈默把协议书往我这边推了推,说:“你要是非离不可,我签字,但我跟你说句实话,我不想离。”

他把笔放在协议书上,起身去了阳台,背对着我站着。

我拿着那份协议,几张纸捏在手里轻飘飘的,又沉得压手。我转头看了一眼阳台,他正低着头看楼下的马路,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这份协议我没有立刻撕掉,也没有签字,只是把它翻过来扣在茶几上,起身去厨房热饭了。

(文中人物为化名)